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白族人民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为中国革命和全国民族团结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历史功勋是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

### 第三节 英勇保卫祖国边疆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积极开拓边疆，数次打退境外民族和国家的入侵，保卫了西南边疆的领土完整。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高度重视边疆主权，西南边疆地区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清代末年，由于晚清王朝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加大对我国西南边疆的多种形式的侵略，云南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鸦片战争以后，白族人民与其他云南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侵略斗争，为保卫祖国的西南边疆作出了卓越贡献。

#### 一、近代白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所谓的探险家纷纷来到云南，考察地形，搜集民族文化等情报资料。同时，大批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涌入云南各民族地区传教，伺机收买人心，搜集情报，为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服务。白族人民看穿了这些帝国主义探险家和传教士的阴险用心，自其一进入白族地区起，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清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天主教司铎张若望在浪穹县（今洱源）勾引奸徒入教，戕害人命，奸淫妇女，拷打农民，激起民愤。2月19日，白族村民吴大发等人到长营教堂索还被拐妇女，张若望竟开枪行凶。群众愤而将张若望等十人杀死，捣毁教堂。这就是著名的“浪穹教案”。软弱卖国的清王朝竟将这次事件的领头人吴大发定罪，并向侵略者道歉，赔偿教堂修理费和抚恤费白银5万两。

1884年，法国帝国主义悍然进攻我台湾和福建，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中法战争爆发。包括白族人民在内的云南各族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争开始，滇军分两路从滇、桂进入越南：一路为丁槐、李福兴等率领的定武军；一路为杨玉科、蒋宗汉统率的广武军。杨玉科是兰坪白族，蒋宗汉和丁槐都是鹤庆人，李福兴寄籍大理，他们的部队中有很多是兰坪、



鹤庆、剑川、大理一带的白族青年。在越北的西路战场上，黑旗军、定武军共同围攻宣光，包围城内守敌三十六昼夜，消灭了增援的法军，并收复了红河下游的许多城镇。杨玉科率领广武军大战于观音桥、谅山等地，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885年正月，杨玉科战死。蒋宗汉代统广武军，随冯子材大败法军于镇南关，继又攻克谅山。在中法战争中，白族人民与汉、壮、苗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腐败的清政府竟坚持投降政策，命令前线停战，并于1885年6月与法国在天津订立了屈辱的和约，不但使越南沦为殖民地，而且法国势力更加深入广西、云南，进一步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是疯狂抢夺铁路、矿山的建设和开采权等。英帝国主义勘测腾冲、下关一带铁路路线的侵略行动，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以留日学生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为中心，宣传鼓动反帝斗争。“云南留日同乡会”一面电外务部、商部，请求向英使提出严重抗议；一面电滇省官吏，警告他们不得出卖云南主权，并认股10余万两。接着，北京“滇学会”上书外务部，要求阻止英帝测量路线。滇西各民族地区也展开反英宣传，揭露英帝侵略我边界的事实。清政府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抗和舆论的压力下，拒绝了英帝的侵略要求，英帝国主义被迫放弃测量、修建铁路的侵略行径。随后，云南各族人民又取得废除七府矿约的胜利。白族青年踊跃参加了上述斗争，有的还直接参与斗争策源地《云南杂志》的工作，该杂志的总编辑即是后任民国司法总长的大理喜洲白族人张耀曾。

我国西南边疆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一带，南连腾越，东接永昌，北通丽江、维西，西控川藏，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从缅甸不断向怒江边境的泸水县片马等地进行滋扰、侵略。对此，泸水的白族段氏土司与白、傈僳、怒等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数百英国侵略者闯入我茨竹、派赖等地，杀土弁土民一百四十余名，制造“滚马事件”，作为入侵片马的第一步。同年10月下旬，英驻密支那府官郝滋上校（Col.Heytze）率兵1000余人，驮运弹药骡马2000余匹，利用冬季大雪封山与内地失去联系之机，于次年1月10日武装强占了片马。而清政府却企图将片马永远租给英国。英国的武装侵略和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激起了片马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当地土司武装和各族人民共赴国难，兵分两路翻越高黎贡山前往片马抗英。泸水白族土司段浩亲自率领南路队伍直接



进攻片马垭口英军驻地，北路队伍从称杆拍把垭口穿插迂回前进，途中迎头痛击英巡逻队。英军处处受挫，同年2月被迫撤出片马、古浪、岗房。4月10日，英政府被迫照会中国政府，承认片马、古浪、岗房是中国领土。白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 二、白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杰出贡献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包括白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赢得了残酷战争的最后胜利，使得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白族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初期，日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很多达官显贵转身投靠日本做了汉奸。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曾任民国首任司法总长的大理白族人张耀曾先生因病滞留上海，上海沦陷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软硬兼施，他义正辞严地表示：“不误国、不做官、不卖身、不见日本人。”在大是大非的时刻，表现了一个白族人的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将黔、滇、川、陕作为战略大后方和战备基地。1941年，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并迅速将战争扩大到东南亚，并通过缅甸侵占了我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云南不仅担当起了支持全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重任，也是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尤其是大理地区，更成了滇西抗战的重要指挥枢纽和物资运输中心，包括白族人民在内的云南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牺牲。

抗战初期，由于日寇的长驱直入，封锁了几乎所有中国对外的海上交通和陆上交通。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急需在云南开辟对外的陆上通道和空中航线，大理各族人民全民动员，建机场、修公路，以惊人的速度和巨大的牺牲，建好了中国抗战的大动脉，其历史功绩令人惊叹。

滇缅公路，大理州境内有264公里。1937年下关至畹町段开始启动。该段施工，主要是沿线各县出民工参加筑路，全线施工人数高达20万人，每公里上路人数平均为255.56人。在当时几乎全靠肩扛手挖的情况下，包括白族在内的数十万各民族民工仅用9个月时间，就完成土石方2000多万方，建成大中型桥7座，小桥588座，铺石路面800公里，突破天险澜沧江，穿越无数崇山峻岭。滇缅公路的贯通，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滇西大反攻，对全国抗战

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消息传出，世界震惊。时任云南公路局总工程师、滇缅公路总工程师处处长的白族人段纬，因在修筑滇缅公路中立下重大功勋，国民政府交通部授予他金质奖章。英国人类学家 C.P.费茨杰拉德 1936~1938 年在大理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在其著作《五华楼》中写道：“修路工作在 1937 年的 12 月份开始，而首次至缅甸通车是 1938 年 12 月份，这真是一个奇迹，熟悉这儿地理环境的人绝对难以相信这样的事实。”

抗战期间，为适应战备需要，先后在大理、祥云、宾川、弥渡、鹤庆修建了 8 个机场，其中祥云云南驿机场对抗战贡献最大。这些机场都是当时民工在极其简陋的施工条件下完成的。1940~1943 年，日本飞机还出动飞机 53 架次，先后三次轰炸云南驿机场，炸死 433 人，炸伤 387 人。机场平时由民工保养，战时组织民工抢险队排险修复，有效地支援了陈纳德“飞虎队”顺利完成任务。仅滇西大反攻中，陈纳德“飞虎队”的数百架战斗机群，就给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一胜利，可以说是由数万白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民工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换来的。

1942 年 5 月 10 日，腾冲沦陷，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到怒江西岸泸水县城上江，并制造了“栗柴坝惨案”。危急之际，怒江泸水白族段氏土司等在泸水各民族中迅速开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起来，支援抗战”的宣传活动，并加紧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招募白族等各民族壮丁 600 余名，组成了自卫支队，配合国民军正规部队作战，并进行运输、担架、守望、划渡、向导、通讯、侦察等任务，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怒江白族段氏土司还组织筹办军粮供应，将六库区历年储存的积谷 200 多石（10 余万斤），全部支援江防部队作军粮。加上其他的马匹、银圆等支援，据抗战结束后统计，段浩、段承经等白族土司为抗战动用了全部家产的 80% 以上。还有无数不知名的白族群众，在怒江抗战中献出了生命。白族人民作出的贡献，为滇西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上述的巨大贡献以外，很多白族人民还直接指挥和参加了对日作战。在共产党方面，最值得追忆和歌颂的是大理白族将军周保中。被誉为“白子将军”的周保中，在最早沦陷到日寇铁蹄下，斗争最为激烈、最为残酷的我国东北地区，从“九一八”事变起，坚持战斗达 14 年之久，率领抗联将士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写下了自己最为瑰丽壮阔的人生画卷。毛泽东称赞他“东北 14 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